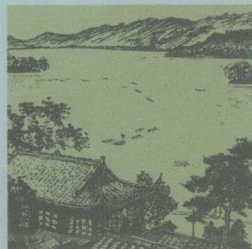


20世纪末
世界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20SHIJIMO
WENXUE
ZUOPIN
JINGXUAN



血窟 · [英国]卡特

蓝胡子 · [瑞士]弗里施

地位 · [法国]埃尔诺

.....

蓝胡子

上

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
角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
教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

吕同六◎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末
世界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血窟 · [英国]卡特

蓝胡子 · [瑞士]弗里施

地位 · [法国]埃尔诺



蓝胡子

吕同六◎编选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蓝胡子

编 选:吕同六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话:86012927)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7-0901-8

定 价:84.00 元(全三册)

前言

20 世纪的列车已驶近终点站。

回眸 20 世纪文学，不难发现，它的繁富多姿和曲折蜕变，在人类文学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是既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是独一无二的。

20 世纪，文艺思潮迭起，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流派纷呈，诸家争鸣，各领风骚几十年或十几年；艺术革新层出不穷，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花样时时翻新。

20 世纪，文学世界化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随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发展，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现象。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自然隔断被打破了，各国文学合乎情理地相互渗透，交融。

而在单一国家文学的范畴内，某种思潮或某个流派一统的局面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格局。各种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文学并存，它们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它们之间也发生着互相吸纳、交融。

当我们把扫描的目光再投向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的上述独特景观，显得愈发鲜明，愈发突出了。

20 世纪末的文学，记载着世纪之交人类特殊而又复杂的生存情状，叙述着人类面临的种种新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因而它必

1

前言



然打烙着鲜活的时代运动的印记。

20世纪末的文学,表现着各个民族内在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精神与灵魂的体现,因而它自然是斑斓的民族风尚画卷,是形象的人文志。

20世纪末的文学,体现着一代艺术家的命运遭际、思想素质、人格修养、审美特质和艺术风貌,因而它理所当然地刻画着一代人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映照出一代人敏锐微妙的心灵态势。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方面孜孜努力发展自己丰富多姿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以进取的姿态,鼎力推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这是历史的选择,文明的选择。

基于此,我们编选了《20世纪末外国短篇小说选》、《20世纪末外国中篇小说选》、《20世纪末外国散文选》三种图书,奉献给面对汹涌澎湃的经商大潮,却仍然衷心痴情于缪斯女神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正如人们大抵上把每个世纪起初的一、二十年的时光称为世纪初一样,我们也权且把本纪世末尾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之为世纪末。

舆论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这些便大致是入选这三种图书的标尺。一些探索性异常强烈的作品,虽在文学批评史上赫然有名,但难以引发读者兴味,便不无遗憾地割爱了。

书籍编选过程中,承蒙谭立德、于晓丹、张晓强、朱景冬诸君给予宝贵的协助和支持,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吕同六

1994. 11. 14,漫天飞雪日

北京 霞光里

目录

CONTENTS

血 窟	[英国]卡特 (于晓丹译)/1
蓝胡子	[瑞士]弗里施 (蔡鸿君译)/46
帕洛马尔	[意大利]卡尔维诺 (肖天佑译)/147
地 位	[法国]埃尔诺 (张寅德译)/231
在富米卡罗	[美国]奥捷克 (吴劳译)/281
哈扎尔辞典	[塞尔维亚]帕维奇 (戴 颢 石枕川)译/326



血窟

[英国]卡特

于晓丹 译

安吉拉·卡特(1940—),英国女作家。早年当过记者。6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魔幻玩具店》(1967)、《多种感觉》(1969)、《圣徒与奇人》(1986)分别获得各种文学奖。

《血窟》(1979)系卡特的优秀中篇,现代的哥特式小说。语言常常跳跃,不合语法的短句时时出现。暗喻也颇多。结局的许多关键的细节都可以在开始时找到对应的暗示。书中也跃动着现代人的性意识。

我仍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卧车里,睡不着,浸在温柔而甜蜜的喜悦中。我通红的脸颊枕着洁净的亚麻布枕头,心儿的怦跳,模仿着火车不断的巨大震动,载着我穿过了黑夜,离开了巴黎,离开了童年,离开了妈妈洁白、静谧的房屋,走进了无可猜想的结婚的日子。

我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曾恋恋不舍地想象着,妈妈会怎样在我永远留在那里的那间狭小的卧室里徘徊不止,收拾好我所有的

1

血窟



旧物，那件我再也不需要的外套，许多在我大衣箱里放不下的衣服，还有那些我扔弃的乐谱；她会象所有女人，在自己女儿结婚那天，带着半是喜悦、半是忧伤的心情，在我撕碎的缎带和褪色的照片前留连。婚姻的成功，也让我感到了一种失落；他把那枚金圈套在我的手指上，我好象在作了他的妻子的同时，就不再是她的女儿。

你确信吗，她会说，当他们打开那只巨大的盒子，那里面装着他买给我的结婚礼服，用丝棉纸和红缎带包裹着，象水晶果般的圣诞礼物——你确信你爱他吗？也有一件是给她的；银黑色的、缀着三角形晶莹的光饰；她是一位富有的茶叶种植主的女儿，在印度支那，曾度过险峻的童年。这件衣服是从那儿以后她穿过的最好的。我的有着鹰一样性格的、不屈不挠的母亲；音乐学校的其他学生还能骂些什么呢，那女孩的妈妈曾抗拒过一群中国海盗，守护着一座村子安度灾难，在我这样的年纪，就赤手打死了一只吃人的老虎。

“你确实爱他么？”

“我确实想和他结婚，”我说。

便不再说什么。她叹口气，好象她最终是不情愿在我们不丰足的餐桌上把贫困的幽灵从原来的位置上驱除开。对妈妈自己来说，曾经狂喜地、令人反感地、大胆地乞求过爱情，但是，终于有一天，她的勇敢的士兵再也无法从战争中返回，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了拭不尽的眼泪、一烟盒奖章和一支旧式左轮手枪。母亲在固执中越变越古怪，她把枪放在手提袋里，以防万一——我真想笑话她——从商店回家，在路上被身后的脚步声吓坏。

不时有星光般的光溅落在窗帘上，好象铁路为我们结婚的沿线都亮起了灯盏。我的缎睡衣刚刚从包裹中抖落出来，它滑过我年轻女孩子的乳房和双肩，柔软得象沉沉的水衣，温柔地抚摩着

我，当我在狭窄的铺位上抑制不住地颤动时，它在我大腿之间过分献媚地轻轻摆动。他的吻，他的吻带着他的舌头，他的牙齿，和一大把象铨一样的胡须，已经暗示了我，尽管带着象他送我的这件睡衣所有的精美的触觉：那个结婚的夜晚，必定会有异常的肉欲迷醉，直到我们躺在他那张被海所环绕的、位于岩石之巅的园中床上，那地方仍是我想象所不及的……那个神秘的地方，神话般的城堡用泡沫作墙，传说中的住所他就出生在那里。也许有一天，我会是它的继承人。我们的目的地，我的命运。

在火车刺耳的吼叫中，我能听见他平缓的、踏实的呼吸。我和丈夫之间，只隔一道连接门，门是开着的。如果用胳膊支撑起来，我可以看见他黑沉沉的狮型脸，我的鼻子钻进一股华丽的男性皮革味和香味，这气味总是伴随着他，有时，在他求爱期间，那气味成了他给我的唯一的提示。他进了我妈妈的客厅，因为，尽管他是个大个子男人，走起路来，却好象鞋底垫足了天鹅绒，在他的脚步下，地毯仿佛变成了雪地。

他喜欢在我坐于钢琴前正感到无端的孤寂时，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诉他们不要通报他的到来，然后无声息地打开门，轻轻踱到我的背后，带着一束温室的鲜花或一盒栗子糖霜，把他的奉献放在琴键上，两只手掩住我的眼睛，我就这样在德彪西的前奏曲中迷了路。但那种皮革的熏香水味也常常出卖他，除第一次是真被他惊吓了，以后就是强迫自己做出受惊的样子，以不使他失望。

他比我年长。他比我大许多。他黑色的毛发中已经有缕缕银丝。然而他奇异的、沉郁的、甚至蜡黄的脸庞却全无标志风霜的皱纹。好象风霜倒将它冲洗得更光滑，就象海边一块石头上的裂缝，早已被无数次的潮涌蚀平。有些时候，当他安宁地听我弹琴，那张脸，还有那双疲惫的眼睑和暗淡无光的眼睛，在我看来，就象一副



面具，好象他真实的面孔，真实地反映着他认识我以前、甚至我出生以前他的全部生活的面孔，全都掩藏在他的面具之下。或者还有什么，别的什么地方，一若他在这张面孔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为的是给我的青春提供一张不标志任何年龄的脸。

在别的地方，我可能看见他的平静。别的地方，但是，那是哪儿？

或许，在火车领我们去的那座城堡，那座富丽堂皇的城堡，他的出生地。

甚至当他恳求我嫁给他时，我说：“是的”，他仍然没有丢掉他抑郁的、肉体的泰然自若。我知道这是一个奇异的类推：一个男人带着一朵花，但有时我觉他就象一朵百合。是的，一朵百合。拥有那种有知觉的植物怪异的、不吉利的平静，象眼镜蛇头一样的送葬的百合，白色的叶鞘卷绕在花蕊周围，象牛皮纸那样厚，那样急切地乞望触摸。当我说我要嫁他时，他脸上的肌肉没有一点变化，但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非同一般的叹息。我想：噢！他是多么想得到我！一若他无法衡量的欲望具有令我无法抗拒的力量，不是靠他的暴力，而是它的吸引力。

他将戒指装在一只镶着深红色丝绒线的皮盒里，一颗火蛋白石，象鸽子蛋那么大，镶在复杂的又黑又旧的金圈上。仍与母亲和我住在一起的老保姆，怀疑地斜睨着这枚戒指：蛋白石代表恶运，她说。但这颗蛋白石是他母亲的母亲的，甚至还要早的母亲的，是凯瑟琳·梅迪奇送给一位先人的……每个到城堡来的新娘都要戴它，多少次了，已经记不清。他也曾把它送给他先前的妻子吗？又从她们手上要回来的吗？老人粗暴地问。但她是爱饶舌的。对我的结婚，她的策略是先掩匿无比的欢欣，——对她的侯爵——表面上挑三剔四。但这一点，她触动了我。我耸了耸肩，背转过身。我不愿想起他是如何爱我之前的女人的，但这个现实在很短的几个

小时内还是使我微弱的自信受到了侵害。

我十七岁，对世事一无所知。我的侯爵从前结过婚，不止一次，我多少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么多人之后，他现在怎么会选择了我。确实，难道他不仍然在为他最后一位妻子忧戚么？嗒嗒，嗒嗒，我的老保姆走了。甚至我的母亲也不那么情愿看着自己的女儿被一个刚刚丧妻的男人挟走。一位罗马尼亚女伯爵，一位上流妇人。我认识他的前三个月刚刚去世，一次翻船事故，在他家，在不列塔尼。他们没有找到她的尸体，但我翻找了奶妈收在床底下箱子里的社会杂志，从最后几页上找到了她的照片。清晰的五官，象只漂亮的、狡猾的、调皮的猴子，具有那么怪异的魔力，又黑、又亮、又野却又不脱俗的精灵，她的自然栖息地一定是豪华的室内装饰家的丛林，满是盆栽的棕榈和乖顺的、咯咯叫的长尾鹦鹉。

在这之前的呢？她的脸是公有的财产，所有人都为她作画，只有雷东^①的版画我最喜欢：“黄昏的星星在黑夜的边缘散步”。看着她那骨骼里的、象迷一般的美貌，你不能想到在普维·德·夏瓦纳^②看到她，并让她为他的画笔展示她平平的乳房和修长的双腿之前，她只是蒙马特区一家酒馆的吧女。但正是苦艾酒注定了她的噩运，他们都这么说。

他的第一位妻子呢？那个奢侈的歌剧首席演员。我曾经听她唱《伊索尔德》，那时我是个对音乐早熟的孩子，为了纪念生日，被带去听歌剧。那是我听的第一场歌剧。我听过她唱《伊索尔德》。在舞台上，她燃起了怎样一场炽热的情焰！从这点你就可以断定，她活不长久。我们坐得很高，在戏院的楼座中，还有一半路就可以

① 雷东(1840—1916)，法国象征派油画家、石版和铜版画家。

② 普维·德·夏瓦纳(1824—1898)，法国画家。



到达天穹，但她还是把我遮住了一半。我父亲，那时还活着（噢，那么遥远了），紧紧攥着我干瘦的小手，在最后一幕时安慰我，而我耳里听到的全是她辉煌的歌声。

在我简单的生命历程中，他和三位美人结过三次婚。现在，好象是为了显示他的鉴赏力，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美人展览。我，一个活寡妇的女儿，鼠灰色的头发刚刚散开，还留有编过辫子的痕迹，我的臀那么窄小，我的弹钢琴的一双手那么神经质。

他象克里斯隆^①那么富有。我们结婚前一天的晚上——一件非常的事，在市政府，因为他的求爱刚结束——他带着妈妈和我，去看《特里斯坦》^②。奇怪的巧合。你们知道么，在“迷魂酒”一场中间，我的心胀疼了，我想我应该真的爱他。是的，我是这样做了。我在他的臂围里，无数眼光向我投来。叽叽喳喳的人群在走廊内立时分开，象红海那样，让我们通行。在他的触摸下，我精神爽快。

然而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自从我第一次听见那些充满死一般爱情的淫逸之声！现在，我们坐在包厢里，坐在红丝绒靠椅上，幕间休息时，一位系着缎带、戴假发的男仆送上来一桶冰镇香槟。泡沫溢出杯子，浸到我的手上，我想到：我的杯子会洒的。而我穿的是普瓦雷^③礼服。他曾经说服了我母亲让他给我买嫁妆；否则，我以什么走进他的怀抱呢！两层内衣，暗条纹棉布的，毛哗叽裙，都是现成的。所以这场歌剧，我穿了一件弯弯曲曲的白色丝棉裙，在胸下用银线系住。所有人都看着我。看着这件结婚礼物。

他的结婚礼物，正缠绕在我的脖颈。红宝石紧项练，两英寸

① 克里斯隆：纪元前6世纪利第亚王，极为富有。

② 《特里斯坦》：瓦格纳1859年所著歌剧。

③ 普瓦雷（1879—1944），一次大战前巴黎最时髦的女装设计师。

宽,使细长的脖子也显得出奇宝贵。

恐怖时代之后,在五人执政团期间,那些逃过了断头台的“贵族们”有一种可笑的时尚,在脖子上系一条红缎带,而且正好系在刀口落下去的地方,一条红缎带象是对伤口的提醒。他的祖母,在这种意念驱使下,用红宝石做成了她的缎带,这种轻蔑举动真是华丽!甚至到现在,那个看歌剧的夜晚还常常被我想起……白裙,一个柔软的孩子裹在里面,光灿灿的红钻石缠在脖子上,象动脉的血那样眩目。

我看见他从镀金的镜子里注视着我,带着鉴赏家估价的眼光审视着马,或可以说带着管家妇在市场上的眼光审视着木材的残口。我从没有见过,没有什么提示过我,他这样的眼光充满了肉欲的贪婪,并且在他左眼单眼镜里被奇异地放大了。看见他色迷迷地望着我,我低下了眼睛,不再注意他,却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我看见了自己,突然间地,正在他看着我的时候,苍白的脸,脖里的青筋暴突出来,象细弱的电线。我看见了那条项练对我来说是多么残酷。在无知而纯净的生命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毁灭力量,它会窒息我的生命。

第二天,我们结婚。

火车放慢了速度,停下时跳了一下。光亮;金属的撞击声;还有叫着一个陌生的、也再不会重来的车站名的噪音;寂寥的夜;他均匀的呼吸,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中,这个声音将永远伴我入睡。但我睡不着。我偷偷地坐起来,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凑到冰冷的窗户上,热气在那上面形成一层薄雾。外边是黑沉沉的月台,一直望过去,能望见住家里一块长方形的光,那里面包含着温暖、伴侣、还有一锅在火炉上滋滋作响的腊肠,那是为站长准备的晚饭,他的孩子们睡在那间砖房里的床上,挤作一团,屋里画着百叶窗……随着我的这场令人眩目的婚姻的开始;我就被这一切平凡的生活放逐了。



进入婚姻,进入流放地,我感觉到了,我知道——我时时刻刻都将是孤寂的。然而这也是那颗火蛋白石的一部分代价,它象吉卜赛人的魔球那样闪闪发光,所以在我弹琴的时候,眼睛不能离开它。这枚戒指,红宝石做成的血红色的圆圈,那个装着普瓦雷和沃斯设计的衣服的柜子,他身上那股俄罗斯皮革的香味——所有这一切都图谋彻底地诱惑我,使我不能说出:当火车又重新跳动起来,也好像带着快乐的希望,要把我带远,那时,我只感到离却了涂黄油的面包片和亲爱的妈妈的世界的懊悔与痛苦,那世界越来越模糊了。

黎明时第一缕灰云开始在空中飘起,半明半暗的不祥之光渗进了车厢。他的呼吸没有什么变化,但我兴奋而激动的情绪告诉我他已经醒来,而且正盯着我。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横暴的男人,他的眼睛,黑乎乎地一动不动,象古埃及人画在他们精美的石棺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在这种静穆中,被这样端详,我的腹内感到了一种压力。一根火柴划着了。他点燃起一根象婴儿手臂模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牌蜡烛。

“很快,”他说,噪音象摇动的银铃,带着回声,立时我感到了恐惧的先兆,这先兆和火柴一起燃着,我能看见他白皙而阔展的脸,好象茫茫然在床上摇曳不定,被上面手上的灯光照着,象娱乐游戏团的小丑。火苗灭了,烟着了,房间里充满了那股熟悉的香气,它使我想起了父亲,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他亲吻我、离开我、死去之前,在哈瓦那闷热的空气中,他会怎样拥抱我啊。

丈夫刚把我抱下火车高高的台阶,我就闻到了海腥味。这是十一月,树木被大西洋狂风抑制了生长,都光秃秃的,唯一的停车地也荒芜了,只有他的穿着皮绑腿的司机温顺地等在黑亮的小车边。天气很冷了,我把毛皮衣紧紧裹在身上,黑白相间的一个直筒,宽宽的银鼠和黑貂的斑纹,我的脑袋象一朵野花的花萼从领口

中伸出。(我向你保证,在认识他之前,我从没感觉到无望的空虚)铃声响了,被皮带拉紧的火车这时跳出了束缚,只甩下我们俩,离开了路边这个孤零零的停车地。噢,这多么奇妙:所有这些铁家伙、这些蒸汽停下来,都只为他的方便。这位法国最富的人。

“夫人。”

司机打量着我。他是在独自拿我和女伯爵、和那位艺术家的模特、和那位歌剧演员做比较么?我躲在我的貂皮衣里,它象是一面柔软的盾。丈夫喜欢我把火蛋白石戴在手套上,一种炫耀、戏剧性的技巧——然而当面带讥讽的司机看见它裸露的光芒时,他笑了,好象它证实了我是他主人的妻子。汽车朝宽阔的黎明驶去,半面天空显现出条条淡玫瑰花般的紫色,显现出红百合的金艳,就象是我丈夫从花店给我买了这片天空。曙光破晓了,终于象寒冷的梦出现在我的周围。

海;沙滩;水天一线——象水粉画里的濛濛的风景,看上去好象还在继续融化着什么。这一片风景融化得那么和谐,在德彪西中、在我弹给他的练习曲中、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次公主沙龙上、在那天下午我演奏的幻想曲中、在杯斛交错、佳肴美饌之中,我,一个孤儿,为慈善者所雇佣,为他们提供音乐享受。

啊,他的城堡!那象仙境一般的地方。它淡青色的小塔,它的庭院,它的充满敌意的大门,他的城堡就座落在海的怀抱中,海鸟在它的头顶低叫,它落地的门式窗朝着那一片五颜六色的、转瞬即逝的海水敞开着……那座城堡,既不在陆地上,也不在海水中,神秘的、水陆两栖的地方,侵犯着水陆两处的生物,带着美人鱼一样的哀怨,栖息在她的岩石上,等待着,无望地,等待着一位很早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溺水而死的情人。那个可爱的、忧伤的海上女妖的地方!

海潮退了。在这个时刻,这样早的清晨,堤道从海面上浮出。



当汽车转向低低的海岸线之间的圆石子路时，他过来抓住我戴着他那枚性感的、巫魔般的戒指的手，攥住我的戒指，带着特别的温柔，吻了我的手掌。他的脸容象我一直见到的那样岿然，岿然得象覆盖着厚冰的池塘，但他的嘴唇，看上去总象是那么鲜红异常，裸露在他黑密密的胡须下边，现在有些波动了。他微笑了，他把他的新娘迎进了家门。

没有一间屋子，没有一条走廊能和着海水，传出沙沙的声音。从起伏不止的海浪上反射出的光溅落在天花板上，溅落在那些陈列着他的威严的祖先的墙壁上，照出他们黑沉沉的眼睛和苍白的面孔。这座光辉夺目、沙沙震响的城堡，我成了它的主人。我，一个小小的音乐学生，为了交付音乐学校的费用，她的母亲卖掉了她所有的金银手饰，甚至她的结婚戒指。

首先，是对我首次召见女管家的考验，是她管理着这架特殊的机器，这条抛了锚象城堡一样的海船，无论什么人站在桥上，都要使它顺利运行。我想，我的权威在这儿将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在她那条说不出多么古板的白色亚麻头巾下，有一张空洞的、病态的、淡淡的、不那么招人喜欢的脸。她的问候准确但毫无生气，使我冷战；白日做梦，对我的地位，我指望得太多，太多……简单地说，不知道我该如何安置我的老保姆，她是那么深地被爱着，不管她多么没权力。考虑不周的计谋！他告诉我说这是他的养母，在早时串通作弊时就和他家联系在一起，“亲爱的，我是这家里多少部分，她就是多少。”这会儿，她的薄唇露给我一丝骄傲的笑容。我能做他的拥护者多久，她就是我的拥护者多久。对于这，我应该知足了。

在这儿，是很容易得到满足。从他给我自己的那间塔楼套房里，可以看到喧闹的大西洋，想象自己是海之女王。在音乐室里，有一架贝凯斯泰因（钢琴名——译者注）是给我的，在墙上，是另外

一件结婚礼物——一幅描绘圣女西西莉亚弹风琴的早期荷兰画。从圣女至纯的魅力中，她削直的、病黄色的双颊，她弯曲的褐色头发中，我看见了自我的将来。我被一种爱意温暖了，那是我不怀疑他的。然后他领我走上精美的楼梯，来到我的卧室。在女管家小心消逝之前，她说了一些什么，使他咯咯笑了，我相信，她是用她的布列顿方言说了些新婚志喜的话。那是我听不懂的。他只是笑笑，未做任何解释。

那张豪华的、祖传婚床出现了，它的大小几乎相当于我在家的那间小屋，装饰着黑檀、朱砂漆、金叶的雕刻；白色的薄纱窗帘，在微微的海风中，如波浪般飘动。我们的床。被十几面镜子环绕着！镜子四面可见，镶嵌在变形的金框里，它反映出无数的白百合，比我一生见过的还要多。是他事先让屋子里摆满了这种花，为了迎接新娘，年轻的新娘。这位年轻的新娘，我从镜子里看见，已经变成一群女孩子，一律穿着为旅游准备的，夫人，为散步准备的别致而考究的海军蓝制服。一个仆人收好了裘皮大衣。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由仆人去办。

“看见了吧，”他说，手指着那些美妙的女孩子，“我为自己弄来了这么多女眷。”

我发现我在颤栗。我的喘息粗重。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把头转向一边，没有骄傲，没有羞怯，看着十几个丈夫在十几面镜子中向我走近，慢慢地、艺术地、惹人困恼地解开我外衣的扣子，衣服从我的肩头滑落下去。够了吧！不要再做什么！然后是脱下了我的裙子，然后是杏黄色的亚麻布裤，这裤子比我为第一次交际而买的套裙还要贵。屋外寒冷的阳光下海水的波动，在他的单眼镜上闪烁，他的举动在我看来粗鲁且暴躁。血又涌上了我的脸颊，再未褪去。

你知道，这时我猜想会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按传统的习俗给新